群書考索卷之九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周禮

學詩學禮之說

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語或問

正心誠意之學

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孝宗朝戊申封事

國家之制度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初學者李方子

多說事之綱目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法亦不可見矣 文公語錄

宰相所行之事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止遇文武之君始可以得行其志 同上

大體非聖人不能為

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文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同上

冢宰之職為至繁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 同上

冢宰領王之服御

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同上

太冢總六典之職

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太宰所掌特專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總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太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本之悉出於一者如此山齋

太宰道揆非有司之職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太宰既建之矣而太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以道揆者也太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謂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史以掌官書為事太史所謂建則峙作而立其書焉以道制法有不與焉也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非一也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

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太宰以典法則待之

太宰道揆與內史不同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者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漢法守於上而道揆所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太宰言詔王馭群臣則疾徐進止制於上而太宰有同於君道故也內史言詔王治而不言群臣則以內史者有司之事而治則在王於馭群臣非所宜也

古人任相之意至後世而輕

夫周以小宰二冢宰而漢人以御史下丞相周以邦治為冢宰而東漢以政權歸臺閣周以冢宰制百官而唐以諫垣為糾宰相下吏輕上爵卑職侮尊位豈惟政治有所不行而其漸豈可長耶 精華

古人任相之專

古人之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求之周官冢宰之職

則可見矣凡作大事則百官皆稟命於冢宰而王眂治朝與夫眂四方之聽朝則冢宰必從而贊治焉若邦之小治與四方賔客之小治則冢宰得專聽之至於羣吏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皆冢宰視百官之功過以詔王為之而天子好惡之私不與也故觀內府之職曰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而共之司會之職曰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夫賜予廢置皆王之職也冢宰皆得並言之亦足見古人任相之專若此後世申屠嘉詰責鄧通而文帝不加怒是嬖倖之不法宰相得以專誅姚崇叙進郎吏而明皇不應是郎吏之秩卑宰相得以專授此正得古人待相之體自武帝與田蚡爭除吏之後而宰相唯唯憂死不給德宗以猜忌而貶陸贄而刺史縣令以上悉自選擇中書行文書而已豈識周官冢宰廢置誅賞之意　劉彝

內庭之職隸太宰所以格君心

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官寺嬪御灑

掃使令為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盖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趍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隨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至無不究極以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東萊博議

太宰兼六卿之職

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職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令職職而攷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政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

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也官槁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上同

三公兼官

自虞唐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治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蓋一

人之身而兼七職矣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三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有命卿是六卿兼六軍也其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同上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

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啓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属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正與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中消其富上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各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

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之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其繹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東萊

法度之意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明道外書

周禮是非

古之言周禮者如漢武何餘皆深擯之劉歆鄭康成皆深取之擯之則以為末世紛亂之典六國陰謀之說取之則以為成王周公致太平之迹一是一非如此後世何所從乎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矣於經而列於經此予所以不得不辨其非所以明其是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以始皇特惡之故禁絶加嚴也此理不然比古爵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方戰國時周室猶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故已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

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絶之嚴故後出乎豈有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不舊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未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禮之舊作為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為盛時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設官也今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戾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戾書武成與孟子之說言設官之制則戾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戾則其小者可知矣顧齋

周禮建都　周人求地中以建國畿方千里故鄭氏曰周公居其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其說信矣然丕成作雒平王始遷居洛邑蓋前此未以為都故也然則謂成王居之何哉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謂之王畿之國寧有是理乎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

土圭之法不見於他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

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至大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以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測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

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遠故得夕景西表去中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懸絶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方朝若然是夏月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在四夷之域廣輪自不同中國之内但指一洛正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

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右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盖見書召誥有王来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理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瀍水西何嘗知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茍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玉川經說

封國之制 八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制然也今攷周官建國之法則以公五百里矦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當時之制似若相戾何也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荅北宮錡及慎子之言與武士列爵分土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盖親見當時之諸侯

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爽無疑其為非也陋儒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矣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至開方之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當為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為三百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為二百據此說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之已不得

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庸若公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
合於公侯則又不合於伯子矣況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
得二百里而男開方之亦於百里何哉說者又強通以為男實有二十
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
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然則孟
子周官里數之不同而尺之有短長耶夫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
之百二十一里有奇周官但當云諸公之地封疆方百二十里何至相
去數倍遼遠之甚乎是又不可也不知為此異說者蓋漢儒見周之衰
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耳子產
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
於魯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
里此作周官書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

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也良齋文

設官分職 唐虞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而已今緜其職掌之方乃與夏商之制萬萬不侔者何哉試詳言之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甚也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惟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為之說者乃曰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說也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人天之至尊惟萬衆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得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尤無義古者司徒掌教〻以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乃是司空掌土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

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豈能主教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官五方
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
又無理也使成王有職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
義則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
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屨人官凡六十有三自
大司徒至槁人官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
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家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
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戾矣且其越走之
吏僕隸之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內豎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國
氏去鼁黽壺涿氏除水蟲柞氏攻草木而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為
一官乎瀆亂不經甚矣然此雖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家
為比有下士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為族有上士為族
師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
有鄉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

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鄉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雖盡土之所産賦之所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隣有鄰長推而上之為里為鄼為鄙為縣為遂為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之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禄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盖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禄况又鄉遂之外他官至畿内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又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乃數萬倍耶盖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謾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當天下財賦不當

以財不足祿為疑不知冗至此祿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以欺若人耳

王后不會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則不會然則費用亡度未免有耗蠹之漸豈可不之慮乎

先王曰周官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悉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龜山

禮有屈伸 禮有屈神分所當然爾故三公北面執璧所以示屈禮以尊君也然不知孤卿大夫反以東面西面何哉后致飲則醫酏糟亦所以示屈禮於賓客也然不知夫人致飲又反得用清醴何哉學者觀禮當辨此說

先儒言禮有所謂位尊而禮屈位卑而禮伸者蓋起於周官書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皮曰卿執羔大夫執鴈說者曰三公臣之職尊者也故特屈使北面答君也子男所執三公執璧服毛冕屈使與子男同也其在酒正其后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醫酏糟在漿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清醴醫酏糟說者曰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醴屈也夫人不敵

王故得備之也黄子曰非也先王制禮不知是之顛倒禮者何也正名
分之謂也名分一正則尊者不得踰卑小者不得加大賤者不得妨貴
是以上下無爭國家可長保也名分一紊則卑踰尊小加大賤妨貴覬
覦一生則亂亡隨之也三公之尊坐而論道為孤卿大夫百僚之率其
宮室車旗衣服之物莫之敢伉也今謂三公北面以示屈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以示不屈而又執子男之璧服子男之冕於禮稱乎王后天下
之母也尊與君同自夫人以下皆媵妾爾其禮儀制度自相縣絶今后
致飲乃無清醴以示於夫人致飲反有清醴以示不屈於禮又可乎以
三公之尊為嫌而卿大夫之不屈反不以為嫌乎以后之敵體為嫌而
卿大夫之不屈反不以為嫌乎若然則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宮禁之内
王后夫人名分俱不正矣不至於上下幸争禍亂隨之者幾希若虢公
晋侯朝王王皆賜之玉五瑴馬三匹識者譏之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公侯之禮尚不得而同况使尊者屈卑者伸乎先王制禮防閑萬世所
以嚴小大尊卑之分至矣後世猶越等破制以相攘奪况自亂其名分

乎此其誰說可知也而三禮義宗又曰三公服章有五欲見其屈旂得
用八以明其伸伸者見其尊貴之理屈者明其為臣之義又三夫人服
有二等迫於后則闕狄以旅三公夫人以明其屈也不迫於后則服褕
狄以勅侯伯夫人以明其伸也先王立禮固有定制豈有一三公之服
有屈者又有伸者一夫人之服又以時而屈伸紛紛如此誰能辨之又
因周禮而失之也嗚呼孰知其誰之陋亦本於穀梁氏乎春秋求公十
年書曰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據經公及諸侯盟則書諸侯及大夫盟則
書大夫之微者盟則書人此本無他說穀梁爲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
公及大夫豈謂大夫迫近於公盟公則嫌其伉微者位卑則不嫌其伉
也此妄也公誠不可與大夫盟則春秋嘗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何也
穀梁爲一字之巧說非矣後之言禮者乃推是而爲禮之屈伸陋學相
傳何時已乎及蔡

太宰之職 周人以辨宮九嬪九御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宮禁之密房帷之事非外官所治也女子未嫁教以婦言婦德婦容婦功者女師之事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史胥徒之衆而使之出入宮禁以陰禮教皇后及九嬪無是理況

罰之婦職織紝組訓之事內宰其果能教之乎

夫男女之別正家所先先王以官掖使令掃除之事不可以無人於是不得已用奄官所以為之防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僞無嫉妬無讒言無私謁在人君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使內宰之徒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二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矣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男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凡事無所專特主饋食於中爾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人與為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為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梱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理也又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行祼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亞王

酧賔也此又不可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賔客何得特為王同姓二王後乎以在中饋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賔客雜與有司行祼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使穆侯享陽侯夫人助君獻酧于賔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制禮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賔客必無后夫人祼獻之禮使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祼獻之禮而謂賔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為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諄制祭之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

度量衡著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昰乎晝月昰乎夜各無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所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悖理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内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凡賓客之祼獻瑤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redacted]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

三物興賢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則十有八目其為選舉之法亦可謂詳矣然不知當時人才備此六德六行六藝者誰歟

言取士者皆謂莫成周之盛蓋取之於鄉素有以致其德行道藝平日已書於族閭州黨及三年大比鄉老以禮賓之宜其所得必真賢實能也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固善矣然果若周禮所載否乎今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見其立制不中復名亡實乃知漢儒臆說之

非成周之舊典也古之取士務求所長而不責其備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求才而責其備雖聖人不能今司徒之三物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以為十有八曰今欲與一賢能必以六德六行六藝兼有是十有八者而後可則捨伊周孔顏無人也臯陶之陳九德自寛而栗至於強而義必有是德而後可用也然必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蓋可為卿大夫者不過日宣三德可為諸侯者不過祗敬六德未嘗責人以九德之備若大司徒之十有八事亦不求人之備則亦當如臯陶謨有三德六德九德之辨今下並無其文是使人備是三物而後可乎且六行人可為也六德之中則有不可為者焉曰知曰義曰中曰和猶可能也若聖與仁夫子以為豈敢三千之徒惟一顔子僅可言仁他人皆不可況其聖乎仁且聖人皆間出者也其誰敢當是名耶名為宣敬如必求聖者而充其選何易得耶抑不知大司徒果何人而能教人以仁聖仁聖亦可以教人乎至於六藝之中謂射御書數

為藝則是矣而禮樂乃道之用德之大者亦謂之藝何哉孟子嘗言禮樂矣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則節文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則是禮樂者無他潤飾仁義而已夫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今之禮樂即為藝非聖人之所謂也又曰志於道據於德游於藝若禮樂但一藝可游而不可據雖無禮樂何害為乂及乎以孔孟之言質大司徒之法相戾多矣故三物之制有不可者三責人以備一不可也求仁聖於賢能二不可也捨禮樂為六藝三不可也成王周公立一制必不有三不可焉可知漢儒之臆說也王川

屬民讀法

五經之文未嘗有屬民讀法事唯周禮何言之詳州長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三正月及歲首祭祀是也黨正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六四時之孟月及春秋祭禜是也族師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尤有四每月之吉及春秋祭酺是也至閭師曰又無時凡春秋祭祀祭政以乂衆庶既聚則皆讀法不知其幾說者曰彌親民於教亦彌數鄉大夫官五州去民遠故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族師又彌親故至十有四焉閭胥官卑於民至近讀法無有時若此然此長尤親民者又何以不屬民讀法乎

夫四閭為族族之民即閭之民也五族為黨黨之民即族之民也五黨為州州之民即黨之民也今則黨族閭讀法多同其日民既讀法於州

安得又至於族將誰適從乎且民之趨事赴功析因夷隩各從其時之不暇至其閑暇之日亦各欲休息何乃一歲之間州使之讀法者三黨使之讀法者六族使之讀法者十有四閭使之讀法者又無數不亦弊弊然其勞將見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斂冬不及藏而惟讀法之為急不亦擾民之甚乎夫種木者深根厚土而俟其自殖昧者乃旦旦而視之搰土而搔之而木性已搖矣王者之於民不過輕徭薄賦以厚其生崇德明義以化其心其生厚則無窮民其心化則無奸民何嘗區區示以法令今日使讀法於此明日又讀法於彼使民有終歲奔走從事之勞是何異昧者之種木欲其生而反搖其本也此決非周公之意不知治體者為是說爾或曰聖人之教民委曲詳重務使人心皆明知之讀法雖數何足為疑曰不然盤庚方欲遷都民咨胥怨乃作書三篇以告之周公欲伐四國議者以為艱大乃作大誥以開其未喻至於商之頑民未知化於是諄諄作多方多士之書皆國事曉勸之爾何嘗聞數數覼民以法乎法者治之末爾向使人心皆明知之又豈移風易俗

之道耶紫芝文集

【免役多少】役法一也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祿者必不免何也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賓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横渠

群書考索卷之九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十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刊行

○經籍門

春秋

春秋有言外之意

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切恐不然文公語錄

褒貶揔是嚴謹

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揔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説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機譎詐之書耳文公語錄

大旨不尊於法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是會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同上

經世之大法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是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之書是以不善者為戒同上

春秋之大旨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内中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也先生每言近世解春秋者以所書之字為襃貶深所不取○同上

春秋垂萬世法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注

春秋治於平王

平王東遷而政敎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同上

討亂臣賊子之法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闢之不必聖賢知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王師也同上

傳例不可信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祥有所由致也同上

代王者賞罰之柄

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

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脩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文公讀溫公辨李公常語上

紀事之例不同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 文公答祠國材

不明書召王之非

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為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 文公答張元德

讀者須反復涵泳

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間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一向如此安排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何益於事耶 文公答魏元履

春秋之文兼述作

春秋之文兼述作也按舜典紀元曰商訓稱元祀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以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也

體元人主之職調元宰相之事

即位二年必稱元年者明君人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仲尼晚年而修終春秋

夫子之脩春秋何其著辭之嚴而指意之審也按夫子世家載晏子問禮三年聖人時既有立矣而春秋不作於此時歷聘諸國年踰知命而春秋又不作於此時迨哀公十四年聖人幾七十餘矣因西狩獲麟乃約魯史而脩春秋聖人胡不著心於心壯志銳之年而乃拳拳於血氣

既衰之後邪蓋聖人惟恐更天下之事欲為未深閱天下之理義未為熟則未改恃一己之私見而立萬世之正論也

春秋大一統

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夔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死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尊私門廢公道各以使宜從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夫子自序其績

威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定元正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

春秋兼帝王之道

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臣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

平王末年誥命不足紀而後春秋託於紀事之史

書止於文侯之命而春秋起於平王之末年其誥命不足紀而後春秋託於紀事之史乎且文侯之命之存於書已非灝灝之舊矣夫天子命諸侯曰伯父叔父可也顧父義和而字呼之得無降尊臣重乎又況錫圭瓚則是使之禋祀也賚弓矢則是得以專征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而又輕以示錫賚之恩乎考其一篇之命不惟褻天王之威重而且開諸侯之僭端是猶初年之出命也顧已若此迨夫末年以天王之尊使其宰下賵諸侯之妾而祭伯之來初非有王命陵夷之勢遂至於此故書之文侯之命有以見帝王而下世變風移將降而為春秋戰國也春秋起於平王之末年有以見帝王以來風聲氣習不復返於春秋之世

也嗟夫周書終而春秋始其始黍離降王而國風歟

春秋多服僖公詩多美僖公

魯頌四篇皆為僖公作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攷之春秋閔雨喜雨有志乎民則憂民重穀不為無其事所謂淮夷䝿服獨嘗會于淮耳新作南門則書之脩泮宮無見也䝿濟西田則書之復周公之宇無有也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所謂享以騂犧殆有時而不然必詩之删春秋之筆削皆出於吾聖人之手春秋直筆而詩多溢辭何歟說者曰僖公之為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戚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脩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寬而春秋嚴皆所以為敎也噫是則然吾姑以春秋論僖公或者魯頌之美𡉈於不足歟

哀公之春秋多道意

傳春秋者嘗曰定哀多微辭吾觀哀公之春秋未始不戒其往而開其新辭甚著明而何微之云且春秋書災多矣今而威宮僖宮書災亳社書災夫豈偶然耶春秋書外國之伐亦多矣今而書𦆵伐我齊國書帥

師伐我夫豈闕其地耶春秋書螽亦多矣今而十二年冬十二月書螽明年九月書螽冬十二月又書螽夫豈失閏邪季氏出於威公立於僖公而奕世專魯之政者也故威僖親盡而朝不毀然則二官之災天以戒季氏之強盛也明矣諸侯之有亳社所以戒亡國也魯有季氏國其将亡乎然則亳社之災天以戒魯之危亡也亦明矣聖人詎不明書而警之哉元年以來三家相尋於伐邾為功以會吳為好而不知我能伐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以師而伐我是興師之由不知在吳與齊而常在我也惟干戈省厥躬哀公可以自省矣晉人詎不明書以警之哉二晉猶不足哀公之意也欲以田賦季孫欺之意也田賦甫用而連年病螽則重賦害民傷和致異可見矣一讀諸夫國殆非也聖人詎不明書以警之哉吾将謂哀公之春秋非多微辭而實多微意也

王臣聘魯著八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報聘於諸侯所以嚴君臣之分道上下之情

也東遷以来王綱不振諸侯未嘗朝天子而遣使聘魯者八春秋備書
之者所以惡諸侯之不臣而悼周室之弱也然桓王在位凡聘于魯者
五自隱七年凡伯来聘至桓八年家父来聘是也至若惠襄定三王皆
不過一聘而止耳桓繼平而立王室雖衰人心未厭周德猶可以興衰
振治統制四海光昭文武之業使周道粲然復興不亦美乎不此之務
反同列國之君下聘魯國長諸侯傲易之心寵桓公簒逆之志造端于
後蓋自桓王始也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来聘之後魯歷
五公周更四王皆無来聘之文何哉蓋文宣已前周室微弱然莊僖之
際尚有二霸為之扶持禮文猶足以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至
文宣之後二伯既遠王室多故故定王初立楚使問鼎〻有窺周室之
心而當時王臣有卿士而相賊三公出而奔者則周室之衰尤甚扵前
是以春秋之書来聘則止扵宣公来錫命則止于成公来求則止扵文
公来錫命則止扵宣公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来錫
命則止扵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来求則止扵

文公者自文已後天子雖求之諸侯亦忽之也然天子之聘皆遣大夫唯僖三十年獨遣宰周公留稱天王使惟莊二十三年獨不稱天王使蓋亦有說魯之羣公唯僖最賢且與二伯盟會扶奨王室不為無助故特以三公下聘者加禮於僖公也當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王子頹王出奔温至二十一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故二十三年祭叔来聘不言天王使蓋以天王之尊而見逐於臣下傷其威柄不足以使人也嗚呼遣使致聘諸侯敵國之禮也故經書外臣来聘三十有一若宋衛諸國與魯為敵是以有聘問之好至邾莒滕薛則朝而不聘莫敢伉魯矣嗟夫東周之初自桓至定交好諸侯尚能同於列國至其甚也雖聘問且不敢致謹昉邾莒等耳亦不可痛哉

天王来求者三

先王制九等之賦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以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稱寵邦國也聞有錫諸侯而未聞有求於諸侯者也周室既憲封土之君各擅其相貢賦不入祭藏蕭然雖衰紀之具車

服之用且不得自給切切然遣使以求之蓋其勢有不得已也是以經
書天王來求者三在桓王時則求賻於隱公求車於桓公在頃王時則
求金於文公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無痛君之心輙
墮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況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尚使宰咺歸之政使敵己猶當復報而況天子之尊乎周知有魯
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桓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其
待遇之禮可謂厚矣桓公曾無毫髮之功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
不恭亦甚矣且車服者人君錫賜臣下所以崇功德隆寵眷也今反求
之於諸侯則知四方之貢久絶於王庭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於
求金則又甚焉說者以為襄王未葬而毛伯來求金故春秋書之以著
其惡夫賻不過用於喪禮車不過用於出入禮以不給而求之猶未見
其困弱也至於金則主之所資莫急於此今且求之其困乏不振至是
極矣是以經於求金之文不稱天王使者諱以王室之富而求金右非
天王之命也

天王来錫命者三

昔韓侯能纘祖考勤王室宣王因其入覲而賜命蓋天子之於諸侯蓋有錫命之禮然必有功於王室述職於王庭然後授之可也春秋之時天子錫命者三莊王使榮叔錫命於桓公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簡王使召伯錫命於成公彼三公者既無功德之可褒又未嘗朝覲天子而周王方且遣使就國錫之是長其驕傲之心也何以勸天下乎然於桓公則稱王於文公則稱天王於成公則稱天子所書之文皆不同何也說者以謂天王天子皆王者之通稱若然則何以見春秋之褒貶蓋賞論之桓公有簒弑之惡夫子所當誅也莊王既不能誅而於其死也反錫命以褒寵之是豈承天之意哉夫天命人主君臨萬方賞善罰惡所以助天之生殺也若有罪不誅而又加賞則是背天者也故經於此不書天王所以甚莊王之不天也至文在位既無大惡是以春秋之書亦無甚貶而正以天王名之然至錫成公命則又稱天子者按覲禮諸侯入郊王遣使迎勞則稱天子既至王庭則稱王以命之蓋迎勞稱天

子者謙下之辭也當簡王時周室益弱諸侯愈強故聖人於此特變文而義稱天子錫者以見周之甚微屈於諸侯不敢以王禮自命也嗚呼孔子傷周之意亦於筆削可見矣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之時禮法廢壞諸侯視盟主為甚重視天子為甚輕故公及大夫如齊如晉者不可計至於朝王所如京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以往而已初非致禮於天子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溫之會兩書公朝王所者是時晉文王伯致天王於會故僖公之朝以從晉侯盟會實非朝天子也成十三年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公如京師繼之曰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八國伐秦是時晉厲公初立將有伐秦之役使來乞師成公將往會伐而道過京師故經以如書之實非朝京師也其餘大夫如京師者五或以事往或以私去請據經以辨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命叔孫得臣如京師左氏謂仲遂之行以報聘於周得臣之行以報命於周攷之經文

理或然也然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左氏謂王使來徵聘故孟獻子聘于周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左氏謂齊人為王城郟故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竊有疑焉夫春秋備載當時之事以貽後世若周王使來召聘齊人為王城郟經安得而不書哉經既不書則三大夫之行蓋非為周也至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謂杜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夫當文公時臣下專政國君之命已不行於大夫則公孫敖如周不至蓋無足怪矣嗚呼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持之理也彼魯之國君既蔑無周王又安能使魯之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然則諸侯欲令其臣之無他尊天子則臣自服矣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諸侯勤王者五

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也王命方伯以討之嗣位有未立也王命卿士以定之兄弟有甚間之變則有大臣為之鉏治王都有城築之役則有大臣為之服勤當是時內而三事大夫外而

列國諸侯莫能聽命於王此其權所以獨尊也東周不競權勢浸微征
討之事扶救之功或主於諸侯或主於伯主或出於大夫類借力於人
以紓一時之難比之三代雖若不足取而在春秋亦有可言者孔子書
之蓋傷周道之衰微幸諸侯之近正也故桓五年鄭伯不朝蔡衛陳從
桓王伐鄭經書從王者喜三國之助也書王伐者譏天子之親伐也前
所謂出於諸侯者此也僖五年惠王廢太子小白會世子以定其位八
年告難于齊小白盟王人以靖其難經書齊侯且序爵諸侯之上者喜
其定世子寧周室也書會世子盟王臣者疾其恃伯主之威而奸分也
前所謂出於伯主者此也昭二十三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鄭伯言於晉
晉大夫部師圍郊以討子朝三十二年敬王懼子朝之黨使富辛言於
晉徙成周而避之晉合諸侯城成周以固周室經書晉人圍郊仲孫何
忌會晉韓不信合十國大夫城成周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專繫
之晉而不書王卿士者見天子之權愈微而專假於列國大夫也前所
謂出於大夫者此也嗚呼隱桓之間天子雖微而猶有諸侯從王以侵

伐者其後諸侯益強蔑親周室幸二伯繼興託名尊周可以倚重下至昭定定世中國無伯諸侯失權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圉郊之役成周之功歸於列國諸侯之卿豈非衰弱之甚耶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蓋是時齊晉未伯諸侯雖強亦不敢抗王室也至僖公五年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攷二伯之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其克服強楚威振中國伯業已盛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作矣是以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其實以尊已也故僖五年小白會王世子盟于首止八年會王人盟于洮九年會宰周公于葵丘二十八年重耳致天王于踐土于溫二十九年盟王人于翟泉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奬王室託於大義則猶可言也至葵丘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已盟會則其傲易之心尤甚於前矣晉文襲其跡後其

惡是以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濯泉之盟又以諸侯之大夫盟
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敢召天王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
夫敵之也至晉則以已召君以大夫敵王人恃已威勢直與天子等爾
其無君之罪尤有甚於小白也馴致乎成襄之後晉主伯盟更會王人
以從侵伐若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襄三年
會單子盟干雞澤昭十三年會劉子盟于平丘定四年會劉子侵楚凡
此皆晉主之而雞澤之盟以去年合諸國大夫城虎牢平丘之盟以楚
公子比弒靈王皆合諸侯以謀楚也蓋二伯盟會則假周之名率諸侯
以尊已厲公以來則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故王臣間見於經然始而
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強其伉禮奸義非止於二伯之
時也其他諸侯獨盟王人者惟魯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以為
頃王立欲以親魯故與之盟夫以伯主合諸侯盟會王臣猶且不可況
魯國乎然則文公之惡可知矣

周衰夷狄侵侮諸侯暴横天子之師屢貽挫衂聖人書之於經者四所以甚傷之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此夷狄之侵侮也桓五年蔡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此諸侯之暴横也按經例伐國則稱伐凡書伐者皆重事也而凡伯奉幣以聘非有甲兵之衆安得與伐國同文乎蓋書伐者重凡伯之罪也重凡伯譏天王也自入春秋未有来聘之文今隱公即位未嘗朝周而桓王首聘於魯以長諸侯不臣之心則其非理甚矣故因凡伯聘曾見伐於戎而書伐以重之重桓伯之惡則譏桓王可知矣發微謂楚丘衛也稱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稱凡伯以歸者責凡伯不能死職理或然也按左氏晉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說者以謂王者至尊天下莫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肅暗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經以王師自敗為文所以譏天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伯不朝王命諸侯討之此古之制也今桓王從三國之師虽天子之尊親伐諸侯

效敵國之交兵則傷威毀重微弱甚矣按左氏載王師敗績而經不書蓋諱之也以天子伐諸國已可恥况敗績乎此經所以不言也至莊王救衛之師特書王人之字則喜其赦者之善也衛朔負罪出奔諸侯黨惡皆義納朔於衛時無伯者以討治其惡而王人獨能救衛則其於名義為得正矣然兵寡力弱卒不成救衛之功故聖人雖字以貴之有以傷周室之微不能勝諸侯之惡也嗟乎周之興也玁狁蠻荆遠遁荒陬函勝效順而九伐之法足以威制諸侯之不臣是以王師一出有征無戰孰敢拒天子之命而干鈇鉞之誅乎及其衰也兵威隳弱戎狄諸侯共起而陵蔑之師出無功動以取敗可勝嘆哉

王室總論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昵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產禍者觀東周二百四十餘年王室變亂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立帶雖賴小白主伯盟會諸侯以定其位而小白既沒卒不免

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莽暨晉文紹伯王始克歸然則牽房攜之私
情移社稷之深患者實惠王啓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
王以賓起之請欲廢猛立朝且結劉單以定朝之位及景王即位子朝
作亂盤結黨與交兵攘奪者五年五年之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
單之賢倚晉為援戡定禍患遂子朝歸敬王而王室始安然則徼僥倖
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啓其端也夫以景王乘變亂之際克
紹周統劉單數子輔相而立權不在已而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
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為倚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強有能斷
以大義而懲艾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柰何狥匹夫之孝牽母后之
恩既不能防於未難之前又不能制於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惡
卒致傲弟再入而身遂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以襄王醞
釀之也故經於襄王書天王居于鄭者貶其出也於敬王書襄王入于
成周者善其入也貶其出則不與其入故經不書襄王之歸至書敬王
則雖貶其出而亦謹其入用見聖人去取輕重之異也夫春秋之法凡

諸侯之專殺者皆重譏之以其不請命于天子而自專生殺之柄也諸侯專殺其猶不可況王之卿士朝夕委質王庭其分義之親非諸侯之比也詎可以專殺哉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殺之擬君之權莫甚於此以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故經書曰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者非王子札之專殺所以譏天子之不能制也左氏以譖括欲立使夫弗知五大夫殺之則殺弟之罪不在王明矣而經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者盖使佞夫果有篡奪之意則殺之固宜今欲立之意出於括而佞夫弗知則景王容之可也及縱五大夫殺其母弟雖曰大夫之罪實景王使之耳春秋之義惟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之文此特書之者以見景王尊為天子而不能容一母弟傷支手足賊恩悖義莫大於此故特書以甚其惡也嗚呼東周之衰也嫡庶之位不正生殺之權不行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夷無所畏忌王室益衰不可救止為天下之本且如此安能望諸侯之理乎

王臣見經者三十二

古例天子三公稱公卿書爵大夫字士名士之微者不名所以分等列
定尊卑也三公稱公者若桓八年祭公僖九年宰周公著十二年周公
是也卿書爵者若隱元年祭伯七年凡伯（祭凡皆伯爵）文元年毛伯五年召
伯十年蘇子毛（召蘇皆采地）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昭十三年劉子爵是
也大夫稱字者若隱九年南季（南氏季字）桓四年宰渠伯糾（渠氏伯糾字）五年仍
叔八年家父莊九年祭叔二十三年祭叔（祭采地）文元年叔服定十年王
季子襄三十年王子瑕是也士稱名者若隱宰咺襄十五年劉夏（劉采地）
定十四年石尚是也士之微者不名若僖五年王人是也然隱三年昭
二十三年三十六年三書尹氏隱三書武氏子皆以族稱譏世卿也莊
二十六年王人子突微者又特書字善其救衛也宣十五年書王札子
大夫而名殷其專殺也惟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又卷皆以卒書名而
昭二十三年書王子朝蓋庶子之長也夫列國之君以爵稱其卿以名
稱其士見褒者以字稱而天子之卿書爵所以視諸侯其大夫書字所
以視列國卿之賢者也其士稱名所以視諸侯之卿也當周道之衰王

室雖微而先王之典猶在故孔子必正其爵秩以王人之微必序諸侯之上不使諸侯得加乎天子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嗚呼春秋尊王之義雖名爵之間亦不敢忽豈直為虛文哉

齊桓公小白會十五

莊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鄄。十五年鄄。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僖元年檉。二年貫。三年陽穀。五年首止。七年寧母。八年洮。九年葵丘。十三年鹹。十三年牡丘。十七年淮。孔子稱齊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致之春秋自莊十三年終僖十六年大會諸侯凡十有五穀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自北杏至葵是也兵車之會四自洮至淮是也按二十三年北杏之會左氏謂平宋亂然此會小白未伯而經獨出其爵諸侯皆稱人者先儒謂聖人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以尊周室始合諸侯首圖大舉故獨尊小白蓋欲責之深必先待之重也。十四年鄄之會左氏謂宋服故盖宋雖預北杏之會而復叛齊故十四年

經書齊陳曹伐宋旣伐而宋服故是年為鄄之會此左氏所謂宋服也。十五年又會于鄄左氏謂齊始伯也夫齊侯之會已三合諸侯至是而始伯者盖中國諸侯莫難服於陳鄭今宋人再會而陳又始服則小白之伯業成矣此左氏所謂齊始伯也。十六年同盟于幽左氏云鄭成也盖宋鄭兩預鄄會宜其問好相結不復相侵而鄄會始罷鄭乃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三國伐之於是率諸侯為幽之盟曰同盟者盖有自主伯未嘗脩盟而宋有貳於北杏鄭有貳於鄄必待兵威乃始克服齊既服宋鄭非盟無以結之所以稱同盟者以諸侯同志于有也然暴鄭既同盟而十七年書齊人執鄭詹十九年書齊宋鄭伐魯西鄙者左氏謂鄭不朝齊執鄭詹疑其說未然切意鄭介于楚有貳齊之志故齊侯執之既而詹逃於魯此三國所以伐魯也。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左氏謂陳鄭服按二十八年荊伐鄭公會齊侯救鄭則知是盟鄭已服齊也然十六年同盟于幽衛侯與盟而此盟不與故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討其不與盟也。僖元年檉之會左氏謂謀救鄭盖自二十七年與

盟于幽而楚再伐鄭故小白會諸侯謀以救之此左氏所謂謀救鄭也○二年貫之盟左云服江黃也○三年陽穀之會左云謀伐楚也盖江黃楚之與國既背楚而歸齊則齊之威德至此為盛於是可以伐楚矣是以四年諸侯伐楚屈完請盟強楚挫辱使斯民免於左衽之患則其功被當時無以加於此者左云謀伐楚盖在是也然服楚之後齊人執陳袁濤塗及江黃伐陳冬又大會諸侯侵陳則知陳復叛齊矣○逮五年首止之會左云謀寧周也陳再見伐與盟首止之會而鄭伯逃歸不盟則鄭又叛齊而從楚也○故六年公會齊侯合六國伐鄭而楚人圍許救之七年齊又伐鄭故是年甯母之盟鄭使世子華聽命於會此左氏所謂謀鄭也○八年洮之盟左謂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盖襄王有叔帶之難故小白會盟以謀之而鄭伯自七年再被齊伐再來乞盟左氏所謂謀王室鄭服者此也○九年會于葵丘左云尋盟且脩好然小白九會諸侯莫盛於葵丘而伯業之衰亦自此始故孟子特舉是會以警戰國諸侯而三傳例皆不取經文又稱諸侯盟于葵丘設齊侯

爵而稱諸侯者所以貶之則知桓德之衰自此始也。十三年會于鹹左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盖杞迫東夷故會以謀之觀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則知此會為杞謀也。十五年會于牡丘左云救徐盖是年春楚人伐徐故齊侯會諸侯以救之觀經書序次于康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此會為救徐可知也然楚至是稍横而齊攘救之心亦怠故經言次言救諸侯救徐而遣大夫往見其緩於救患也。十六年會于淮左云謀鄫且東畧也按齊侯前後盟會鄫未嘗與左氏之説疑為未然攷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滅項先儒謂英楚與國盖齊既救徐遂連徐人伐楚之與國切意淮之會謀伐英氏非為鄫也凡此皆齊侯主伯盟會之始終也總而言之諸侯與會者十四（宋陳蔡邾魯衛許滑滕曹江黄邪鄭）結盟者八而孔子稱其九合者盖洮之盟為謀王室鹹之會為城杞牡丘之會為救徐淮之會為伐英氏此皆兵車之會也而北杏與鄄之始會齊侯未伯故孔子止稱其九先儒以謂聖人貴禮義賤武力之深旨其説是矣

諸侯十四國從齊始終

齊侯主伯諸侯與盟會者十四國其間小國如滕滑江黃邢郲皆間見於經國陋人微不繫強弱唯宋衛陳鄭曹魯許蔡八國或服或叛其始終可考今據其事迹而録之。宋自北杏與會嘗一叛齊莊十四年齊陳曹魯四國伐之自後服從命主自鄄至淮悉與盟會此當時諸侯最為賢者。魯始不與北杏之會鄄之始會止書單伯二會復不與幽雖與而不出公說者謂為公諱也至十七年齊人執鄭詹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伐魯西鄙觀經之文雖以鄭詹之故齊伐之然齊伯數年盟會者四公未嘗往則齊之見伐盖亦討其不從伯非止為鄭詹也自此一伐之後二十七年幽之盟止淮之會凡十一會公皆親與而不復背齊矣。陳始與北杏鄄初會不與二會再從兩盟於幽至檉復不與僖四年伐楚之後背齊從楚故齊人執其臣濤塗冬又合諸侯大夫侵之遂畏齊兵威與盟首止及寗母洮二會遣世子款受盟至葵丘復不與會見其末純服也然葵丘之會伯業最盛其後諸侯無背盟者故自洮至

淮三會陳侯皆來服從也。鄭始不與北杏而兩從鄄會是時雖有同
會之好而未有服齊之心也故鄄會始罷即背齊侵宋明年齊宋伐之
於是兩盟于幽然幽之始盟經書齊人執鄭詹切意鄭有即楚之意而
齊人執詹則鄭雖與盟而服齊之心未純也齊既伐其國又執其臣鄭
始怡服不敢貳齊故檉貫陽穀伐楚之後鄭伯皆從逮首止之會又畏
楚而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兩伐之故甯母之盟始遣世子聽命而洮
之會遂來乞盟自此以後始純服中國不復向楚矣。衛兩與鄄會一
與幽之盟至三盟不來齊遂伐之故莊二十八年經書衛人及齊人戰
言戰者以見衛之貳齊有力拒之意也自後十年伐楚之役齊伯盛強
中國悉服衛始復來唯甯母之盟一不與餘皆見經可許自莊十六年
從幽之盟已後並不見經至僖四年始從齊伐楚復會首止之盟至僖
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而諸侯救之自後盟會並從
中國唯甯母之盟不與而已。曹自齊伯終小白之時七與盟會檉首
止洮葵丘鹹牡丘是也伐楚之師曹伯亦從。惟蔡始與北杏其後畏

楚不復歸齊故四年齊侯之師先侵蔡而後伐楚而經於莊十年書荆敗蔡師以獻舞歸又十四年書荆入蔡則知蔡為楚屬國其所以不從齊伯者盖畏楚之甚又非陳鄭比也凡此數國宋背齊者一魯不與會者二陳不與會者三背齊者一鄭不與會者一逃歸者一背齊者三衛不與會者五背齊者一許與會者七曹與會者七皆未嘗叛齊也夫當周室之衰夷狄綦横小白奮起首倡大義以安中國可謂盛矣而當時諸侯或叛或從難於率服如此其間終始從齊盟會不叛者唯宋一人而已用此以觀則諸侯慕禮義而識所向盖亦難乎其人哉

小白抑強楚衛諸侯

當小白始伯之時方合諸侯何暇兵楚楚雖有易齊之心然是時中夏既有盟主楚所侵擾者不過蔡鄭而已其於宋衛諸國未嘗少有窺伺也故莊十年敗蔡師以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六年入鄭二十八年又伐鄭僖元年稱楚人伐鄭二年侵鄭三年伐鄭小白懼其暴横侵入中國四年遂大合諸侯問罪於楚而屈之次兵威未加楚已恟懼遂遣使

請盟自是楚人帖服不敢犯中國者十五年其間遠小之國間或被害若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雖畧見經而鄰楚如陳鄭者亦賴召陵之威不復如曩日之侵擾矣其後小白既沒重耳未興楚於是復肆強暴憑陵中肆始與盟會又致盂之會執宋公泓之戰敗宋師虎狼之威日以熾焰嗚呼小白之功其大矣哉

小白侵伐并呑執大夫

先儒謂小白貪土地之廣持甲兵之衆驅逐脅逼強制諸侯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夫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務相侵伐強者肆凌暴弱者受并呑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幸伯者之出以禮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華干戈之亂還敦厚之風庶幾乎西周之治也柰何小白之與伯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會諸侯雖假仁義號尊王室然其實則逞志威侮肆侵滅以尊己也故自入齊以來大國則侵伐之小國則併呑之而春秋皆例稱人者所以惡齊侯也故之於經莊十四年伐宋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魯二十八年伐衛僖四年伐陳侵陳六年伐鄭七年又伐

鄭凡此皆侵伐大國者也莊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二十六年伐徐三十年降鄣閔二年遷陽僖十七年伐英氏滅項凡此皆并呑小國也莊十七年執鄭詹僖四年執陳轅濤塗此則執諸侯之大夫也雖然宋衛不服陳鄭即楚則用兵侵伐雖害伯德其罪尚輕至若凌虐小國則罪之重者而滅譚滅遂滅項尢為甚焉盖恃兵威以滅國此夷狄事也小白主伯中原攘却夷狄不以德服諸侯而反蹈夷狄之惡不亦可耻𢦏然則例貶稱人宜矣

救國城國

救難卹災存亡繼絕伯者之美事也當小白時楚與夷侵交侵中原鄭許徐三國則病楚邢衛二國則病狄所賴以驅攘者唯小白也故之春秋齊侯王伯書救國者五書城國者三然有救之而成功者有雖救而不成功者若莊二十八年救鄭鄭遂與檉之會僖六年救許許遂與洮之盟使背強楚即中國此則救之成功者閔元年救邢僖元年又救邢而邢不免於夷儀之遷僖十五年救徐而徐不免於婁林之敗此則救

之而不成功者也夫以伯主之威合諸侯之師救一小國則涯靡所向宜其茂不濟矣然而救難之師或濟或否其故何耶蓋二十八年荊伐鄭經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楚人圍楚經書諸侯遂救許是皆以中國之兵赴難宜前而無所次故能折楚人之暴收救患之功也至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之則未能率諸侯以往故其功未見春秋稱人以譏之至僖元年雖舉三國之師聲言曰救然次于聶北逡巡顧望是致邢人有夷狄之遷則實非救也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侯雖言諸侯盟于牡丘以謀救徐方且遠次于康遣諸侯之大夫以爲救援之名是致徐有婁林之敗則亦非救也嗚呼既不能力救諸侯於被難之特待其社稷喪亡國紀遷徙則雖往城之何益哉故書僖二年城楚丘蓋譏其不救患而城之也僖元年書邢遷夷儀三師城邢蓋譏其緩於救患而城之也十四年書諸侯城緣陵蓋譏其不能攘卻東夷而城之也先儒曰與其既亡而城之不若未亡而救之小白之罪蓋見於此

三伐戎

按齊侯伐戎者三莊二十年伐戎三十年代山戎皆稱人僖十年伐北戎則稱齊侯何也說者謂貶之故稱人與之故出爵夫攘夷狄正中夏此王伯者之功耳春秋何所貶哉盖稱人者非病小白也此春秋垂世之法也夫小白有北戎之功春秋例許之則後世有襲其事勤遠國而殘中國者也故春秋兩人之以戒後世之勤兵者然而後不出爵則以小白之功終不可見故復書齊侯以與之一以戒後世一以顯齊侯此所以為春秋也

晉文公 重耳

攷之春秋重耳主伯五年侵伐各一僖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是也入國一二十八年入曹是也圍國二二十八年圍許三十年圍鄭是也執諸侯二二十八年曹伯衛侯是也盟諸侯二踐土翟泉是也會諸侯一會温是也按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盖曹衛楚之與國為楚之捍蔽者也晉侯特服楚救宋然不得曹衛

楚未可服是以先侵曹伐衛而後戰楚也是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
人蓋晉為宋從為曹楚既圍宋矣故晉執曹伯以畀宋所以怒楚使戰
也及四月合四國之師及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經於三國稱師獨出
晉侯所以顯晉侯伯功之成也晉既敗楚於是率諸侯為踐土之盟而
致天王於會故經於下文書公朝于王所蓋不使晉侯得以致天子故
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諸侯朝特言公朝于王所以明晉侯召君之惡也
冬會諸侯于溫晉侯復致天王則其惡又甚矣故經書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以
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蓋諱以天王之尊而從
伯主之脇致使若王廵狩而諸侯會于方嶽也及二十九年會王人六
國盟于翟泉說者以謂皆諸國大夫故稱人然王人不可與盟今使大
夫盟之則晉文之惡又可知也嗚呼晉文一戰敗楚於是恃其威勢驕
傲不臣至以身召天子以大夫盟王人豈非萬世之罪人㪲其不及小
白遠矣

六國背服終始

自小白歿楚乘中國無伯欲驅率諸侯驟主盟會宋襄公雖有紹伯之志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盂之會執於楚子泓之戰敗於楚人僖二十六年楚伐宋圍緡二十七年又合諸侯圍宋逮重耳之出始終仇楚者唯宋一人其他國若曹衛許則一於附楚至齊魯陳鄭之屬則又視晉之成敗而為向背者也故城濮之戰從晉侯止齊宋秦三國蓋齊以伯者之後宋以疾楚之深秦以納公之好故嘗特無顧望之心而皆說於從晉也至陳鄭魯衛蔡邾莒則自敗楚之後始從晉盟故踐土之盟鄭魯蔡衛及莒子始至溫之會邾子始至踐土之盟稱陳侯如會者蓋以陳侯畏楚猶緩於從晉特稱如會以見其不與盟也至衛則始終從楚唯元咺及國人力於附晉故敗楚之後衛侯懼晉而奔楚是時衛國無君元咺奉公子瑕以受盟於此見衛侯雖奔楚其國人皆欲從晉也晉以子服結盟故許衛侯復歸于衛二侯既入而殺叔武則猶有貳晉之心是以元咺奔晉以愬之及溫之會陳鄭畢至衛獨不來於是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且歸元咺于衛然則當時諸侯畏楚之威憚於從晉者唯衛為甚故經書衛事亦多也至許則踐土與溫皆不從盟會故會溫之後諸侯圍許鄭雖兩與盟會而翟泉之盟有貳晉之心乃復不至是以三十年晉秦圍鄭以討之也夫小白之伯經營中國者二十五年諸侯懷德畏威從服既久然後率衆以伐楚致當時諸侯信附不疑而盟會之間携貳者少及小白没距晉之伯已十一年諸侯事楚其心已固重耳無盟會之素一旦大興征伐驟伯中夏宜乎諸侯信服不堅而糾合之難也

二伯總論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威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即春秋之旨以定二伯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玁狁威荊蠻使之竄伏荒陲屏氣息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荊蠻醜類浸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讐狼狼戾所向披靡啓類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雷焰

不逞中原必寧則二伯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
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
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也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
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
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于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
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
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侯入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
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遽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
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
服遣師允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
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又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
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
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
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

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
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于幽僖四年
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
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
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
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
戰楚之外不復其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秋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
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
在春秋其不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
當春秋時諸侯恣横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
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
諸侯已輸其志又况當時楚雖侵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
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
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之伯而楚之驕暴甚於曩

特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脅制諸侯使束身從已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慙色中國之風幾為夷虜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覃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之暴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文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為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忽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倏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群書考索卷之十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經籍門

春秋附三傳

知我罪我者春秋

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為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刑不能逃於史幸而逃於國之史不能逃於天下之春秋然則惡果不可蓋作者其之有忌乎吁聖人之術蓋至是也窮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陳止齋

託魯史以榮辱天下

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

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竟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不得而以與魯也魯則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歟

春秋天子之不幸

春秋之作則寔為而夫子則猶曰寓褒貶於善惡之彰彰加筆削於前後之繩繩以匹夫而操天子之權則不曰吾僭也以空言而黜陟天下則不曰吾迂也然則春秋之作果何為而夫子之心果何謂嗟夫是非不可弛於鄉毀譽不可弛於國刑罰不可弛於天下而褒貶不可弛於春秋一理也是故詩之亡蓋起於人之不知戒而春秋蓋有濟夫詩之所不及者春秋之一褒勝於詩之美之百春秋之一貶勝於詩之刺之萬亂臣賊子由是惕然始有懼心不畏當時天子之權而畏春秋萬世

之直筆嗟夫匹夫而奪天子之事誠僭也空言而代賞罰之權誠過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雖然昔者桀不道湯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湯誥之書則湯之春秋也紂不道武王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牧誓之書則武王之春秋也湯武春秋不見於誓命之傳乃得舉而施之賞罰之用是以天下之人不知有湯武之春秋而知有湯武之賞罰權不在夫子而道在夫子故夫子得以伸其道而借其權吁夫子之得湯武者幸也彼春秋之作茲豈聖人之幸哉

春秋猶法律斷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伊川

春秋聖人之用

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樂之春秋如治法

春秋為王道而作

嘗怪平王之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同於諸侯之國風久而得之乃

知平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夫平王之時何以獨無王道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稟於天子與邾儀父盟于蔑而授之私盟而天子不問是無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天子又不問是無兄弟之道也平王已前未有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魯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私盟或削去公子名或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日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之將亡也天子以王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人之所在其削也見聖人之所歸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書正月公即位此魯史也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公即位此天子之春秋也夫筆王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稟於天子也自此類而推之則知不書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吴楚之人卒不書葬者皆聖人削之以存王道也邲之敗魯之舊史書先縠也春秋乃書荀林父衛侯出奔

魯舊史書孫林父甯殖也而春秋乃獨書衛侯出奔齊耳皆聖人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存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倘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在目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與王道之所與也聖心之所奪王道之所去也學者知聖人之心則可以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百載之下一讀春秋如歷鄒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見吾夫子之威儀聞吾夫子之謦欬傳吾夫子之心法既傳其心則飲食灑掃進退無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廟堂之顯幽暗之際有日月之明達而兼善也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阜康萬民綏緝旂裳鼎彝不足以形容鐘鼓管絃不足以傾寫而高車駟馬元冕圭璋有不足以榮耀也張震輿論

春秋道之極聖人之終事

春秋之所為作者所以治乎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雖然慕無窮之善而為善畏無窮之名而不為惡此猶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為而莫或制者豈其真無所畏而然耶至於究則未有不反其

本矣故崔杼能爲弑君而不能殺其書已之史官齊豹録也辱於乎雖以永除其冊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未有至於杼天下之賤未有至於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雖不復行而是書乃有所以也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聖人之終事也水心

春秋褒貶

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實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禮至之辱雖他人爲之汗顏泚顙然至曷嘗自以爲辱哉東萊文集

史筆不可奪

曹劌諫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威將例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威德也記奸之會君盟替矣其後晉獻殺捷於周二猛搐其使而戒以勿籍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發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

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弊筆鋒益強雖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開明於下是誰之功哉爲乎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何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攷信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東萊文集）

威王不能王王綱左氏所未言

鄭伯朝王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理之爲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威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前同）

三傳異同

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二家以爲單伯淳於

叔姬是以見執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證驗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為魯之大夫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攷其書法與單伯無以異公穀何所據而必彼為周而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暈挾柔溺豹嬖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兼氏而名者也公孫嬰齊公弟叔叔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叔叔老叔弓叔詣通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左公穀者曰單伯之烈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鄄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浩浩慶編子能盡發而細下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冒之日矣 仝前

春秋之君不知懼

春秋之世王澤旣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槩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植於唐虞長育於夏商灌溉潤澤於文武於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暴之所夌滅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淫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

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軌範

春秋大義數十其人雖大炳如白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宜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軌範也伊川

春秋災異皆天人響應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程氏

春秋譏失禮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春秋之法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是夷狄矣程氏

春秋孔子刑書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非人之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康節

春秋褒貶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康節觀物論

書翬帥師 翬魯國之公子也而夫子止書曰翬豈無意哉

春秋一經非寔錄也其間抑揚予奪無非王道所寓如書翬帥師自有

深意且翬魯國之公子孔子止書曰翬者以其不待君父之命自會齊鄭以伐宋此逆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為故削去公子二字止書曰翬以見其弑君之心自此而萌則翬之無君久矣

魯鄭易田 春秋隱公八年書曰三月鄭伯使宛来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来歸祊不祀泰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宣王賜母弟鄭威公助祭泰山泰山湯沐之邑在祊今魯鄭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故以祊易許田然則二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巡狩諸侯朝覲之禮其可乎

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感先年魯以許田與鄭入見魯頌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黃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郲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平是又不然也況祊今在沂州瑯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為遠安得

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況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伯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太隱而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於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之可以利啗之故以祊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祊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祊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攷之祊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經不書我入讙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

魯之有許田自今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翬帥事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彼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侯鄭人入許及者謀主於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遂一旦威公簒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璧假實脅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上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威十五年先書鄭奔蔡鄭忽歸于鄭即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也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之末經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爭許由鄭莊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由之說既設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

得許乃在於壁假之年何得於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
源流始末期於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

滕侯滕子 滕侯滕子特一人而已而夫子既書滕侯復書滕子何哉

桓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十一年滕侯今稱子者為時王所黜
此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為子是王法行矣春秋不作可也蓋篡弒之
則乃天下之大惡今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罪固不容於誅矣滕既
不能討反先鄰國而朝之是同惡相濟也故聖人於此削侯稱子以正
其惡無始文

書鄭棄師 高克將兵禦狄衆散而歸聖人不書高克而書鄭何也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請人之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
而不召遂使潰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
兵何罪焉故止罪鄭

齊人歸田 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氏謂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鄭公使士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意以為齊服義故來歸田公羊之說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

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也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請奏四方之樂於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後楊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自是幾千年無不信之其然豈其然乎

以經考之及諸子之異說觀之左氏曰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公圖姜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視諸侯乎惜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卦師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

齊田也成公籍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失也徒見左氏以鄆讙龜陰為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指齊汶上之陽盡屬齊也閔子騫曰知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来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罰僭亂不正矣方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功後有叔侏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曾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禮文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歟盡說者必欲謂夫子

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讙及闡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乎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盖懸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為然拘儒俗士孰可與語此哉

孔子墮三都

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為大司寇言於定公也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不成公斂處父以成叛盖左氏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按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即不狃誠如諸儒之說墮三都之謀出於孔子孔子既發此謀及費叛召孔子孔子上欲往聖人進退果如此乎

公山氏之叛正定公十二年之事司馬遷謂在八年若此年又叛則何不著於經乎然則史記之妄明矣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墮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墮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墮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墮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于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八佾歌雍徹而不能救正之徒憤有於空言乎況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矣比年之墮郈墮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乘圍郈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久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專為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峻吏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使之墮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前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墮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之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甲句湏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斂處父同隳成則曰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
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
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及圍成而中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
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
元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
邑之始三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
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
矣故夫三桓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
大夫必能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能僭大夫惟大夫祿去公
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命臣出而秉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
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
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叔孫公山弗擾
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季氏公斂處陪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孟氏皆
三家之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陪耳故前年已再圍郈弗

克今乃帥師隳郈以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郈公山弗擾不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圍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爲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爲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聖人謀事豈如是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辨其謬者傷哉春秋之不振也

不書趙穿 趙穿弑君之罪聖人不書趙穿而書趙盾何所見乎

此春秋大義也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乃免 伊川

踰年即位 春秋之呂以不踰年即位爲正其是非何如也

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爲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康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王也諸侯薨三日而命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君也觀

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盡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侯執壤奠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爲天下之宗乇乃既尸遂麻冕黼裳稱王受爵命同瑁而即位矣及既尸天子受諸侯之奠贄作禮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服行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此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爲未可哉盖以大位嫌之重名號不早正在窺伺奪嫡之亂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未踰年伯禽興徐戎之伐稱公以示征盖諸侯亦然也逮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爲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來求賻雖踰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

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
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又公薨於春二月子赤
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
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公二十五年
春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則諸侯之禮
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而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
與其他人竊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況大而一國又太而天下其可一
日而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望
塞禍亂之門乎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而不安得以
立閔而弒般仲遂得以立宣而弒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
此也使從周公之典禮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
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近世周氏讀書顧
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
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

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矣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誤為之說也

郊望當否春秋郊望旧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當用下辛不可更卜矣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於不郊於禮何如也

春秋書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略於大禮故經書郊者凡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生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也因牛死傷而廢郊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一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九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耳或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卜不吉而廢郊是廢禮也又穢禮養牲必在滌三月養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意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貴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嘗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末亂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也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魯禮樂之說所以諸侯不以魯郊為非救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卜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神之道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

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鹿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所御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僖之四卜成之五卜襄之三卜皆不從幸其因卜不從而廢也宣之郊牛口傷成之鼷鼠食郊牛角皆因是而不郊幸其因牛死傷而廢郊也若是者僅以有故而廢僭耳定雖牛死五月而郊哀雖牛傷四月而郊勉強行僭豈為當乱使僖襄不因屢卜不吉宣成不因牛之傷肯不郊而已乎然與其因變故而止猶愈於定哀不知已也若乃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周官太宰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是也成公七年以牛傷而不郊十年以卜不從而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惟肆意所欲為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為之意也大抵魯人秉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孤韣設兩觀舞八佾其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

可諂神明有知其肯歆非禮之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况上天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貶黜吳楚 吳之與楚周季之強者也聖人黜之何哉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秋之雔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也耳

春秋總論

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此伊川學春秋法也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此明道學春秋法也夫春秋之作與五經異五經言

一其理春秋言其用譬之於法其猶律令之有斷例丁譬之於醫其猶方書之用藥劑乎讀春秋而不知聖人之用不足與語春秋矣且春秋何以始吾知王者之迹熄則知春秋之始春秋何以終吾知聖人有所因而作則知春秋之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定五百之功罪則可以治春秋於書劉卷之卒也吾見聖人之憂聖人何憂憂斯道之失其據也於書孔子之生也吾見傳者之喜傳者何喜喜斯道之得其傳也文姜之去其氏誅文姜也吾祖宗之立法亦然矣共妃之詳其録賢共妃也吾先正嘗有不下堂之譬也書始作兩觀始若以辭也以其舊之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若褒辭也以其舊之僭也一字之間榮辱判焉禀乎其可畏哉康節先生有言春秋因事而褒貶非孔子有意於其間故春秋盡性之書也愆人以春秋為名分之書君子以春秋為性命之書彼為臨川之學者其何知

春秋名目

夫子未脩春秋天下已有春秋之目夫子既脩春秋天下愈多春秋之

名盖古史以春秋命名者實顯其年以明記事之初始也一字之褒則煖然似春一字之貶則凄然似秋命名取義所以示勸懲於萬世而為不易之法也故夫子未脩魯史之前如古語記大丁時事則曰夏商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則曰晉春秋韓起見魯春秋外傳則見於周公之二年司馬僕言羊舌肸習春秋則見於晉語之著述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則見於楚語之記錄至於魯春秋記與屬辭比事之教則又見於禮經之坊記經解此豈非君子未脩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目乎夫子既脩魯史之後如袁暐之獻帝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虞卿著書八篇則名曰虞氏春秋不韋著二十餘萬言則名曰呂氏春秋鮑行卿者書二十卷則名曰宋春秋至於包諝所作則又名曰河洛春秋此豈非夫子既脩春秋而後世愈多春秋之名乎雖然春秋之目多矣愚不知通行於今者幾何哉諸家春秋皆以作史為的而吾夫子春秋獨以聖經著名則聖人褒善貶惡真足以起千萬世之敬畏而無愧於春秋之名矣

吳楚不書王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文公語錄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

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見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辨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

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同上

胡春秋有牽強處

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同上

看左傳方見筆削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寓之大意仝上

左傳是秦時文字

三傳推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初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同上

三傳精疎不同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同上

三傳互有得失

左氏曾是箇傳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公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同上

三傳各有優劣

左氏不是儒者只是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公穀二子却是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不得語鄭重同上

擬春秋

自論語記於聖門之高弟而後國語新語皆以語命名自文選集於蕭梁之東宮而後文粹文海皆以文命名然則後代史家典冊多以春秋命名者豈非因孔子春秋而作歟春秋果何為而作為褒貶而作也一字之褒煖然如春一字之貶凜然似秋因其名以究其義蓋欲公褒貶

於萬世而示後以不容犯之直筆柰何後世春秋之目何其紛紛耶虞卿乃戰國說士著書八篇名曰虞氏春秋可矣愚不知譏刺得失果足以勸善懲惡否呂不韋乃陽翟賈人著書二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可矣愚不知八覽六論果足以當一王法否乎孔衍能著漢魏春秋而不能誅鄉鄉之賊其視亂臣賊子懼為忸怩吳兢能作唐春秋而不能逭太簡之譏其視顯微闡幽為有愧孫盛能撰魏武春秋而不能無放蕩之失其視片字為少惡至於吳均之齊春秋鮑氏之有宋春秋蕭氏之二十國春秋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其所以擬春秋者何義陸賈之楚漢春秋趙氏之吳越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其所以合春秋者何事吁故必有夫子而後可以任褒貶之責彼庸庸碌碌手段而敢於作春秋哉嗚呼是皆未知吾夫子不獲已之意也

群書考索卷十一 別集